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

张影

郑州商学院

摘要：叙事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事件阐述者运用它来完成对事件综述的一种有效手段，它还是阅读者和文章作者进行信息交流的中介，叙事语言作为文本叙事形态的一个关键组成元素。探讨沈从文小说叙事模式的风格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其作品行文散文化、中心事件弱化、意境具象化以及干练的表述方式进行分析，并对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风格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说明不同的风格对于整个小说基调所起到的作用，然后从这些作品中发掘出沈从文所特有的创作风格和创作角度，展现他别样的文学魅力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文体；叙事模式；写作元素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3.146

五四时期小说的散文倾向革命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运动。以鲁迅和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小说革命运动中坚，对于这些小说的评介，可以说毁誉参半，但是毕竟在自我完善方面得到了大众的承认，同时在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历史中有了不可撼动的重要位置。沈从文在其小说创作中文体散文化问题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他认为只有创作文体摆脱了固有形式主义的羁绊，才能够最大程度地表现自我、表达真情实感、形成独特风格。以下以沈从文小说散文化特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概括其独特的创作方法，从而认识其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散文化小说融诗歌与散文于笔调之中，强调情节以外的意境与情调。沈从文把小说所创造的意境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和灵魂。在意境的营造上，沈从文喜欢自然风光，风土民俗描写，湘西秀丽的山水风光，沅江上游民俗风情和吊脚楼的缱绻，他笔下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诗意画卷铺陈于读者眼前。

一、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笔法特征

1972年一位法国叙述学家最先提出了“叙述话语”的概念，他认为“叙述话语”是属于“叙述文本”范畴的，即文本与所描述事件之间的关系。沈从文的小说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体式：第一种是以都市讽刺写实为主，第二种是以乡村抒情想象为主，第三种则是以经典戏拟重建为主，而这三种体式都融合了一种共同的叙事话语。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语言是指他的文本展现出独特的叙述故事方式、模式和机制，其中叙事语言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观察，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观察。

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互相借鉴。在小说中，叙述者、人物、意向和主题的内在规律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形成了意思相似但表述非常不同的中文句子，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时间感受的循环往复或者亘古不变，不同作品间形成了一定的内在的精神互联，这使得沈从文作品对湘西文化，都市生活形成了一定的亲和

或者张力，从而使得小说中的“叙事话语”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方式的重生。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同时又吸收异域小说中的新成分，从而让叙述的两种特点一起使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具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纬构造。

（一）运用散文手法，在叙述中融入自然环境

长期以来，为了迎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关于小说应具有连续完整情节这一要求，其叙事法则对于非情节因素有着十分苛刻的规定，不能多加运用，而且要具有清晰鲜明的交待。然而沈从文的小说游离于这一叙事法则之外。其作品中非情节因素可说俯拾皆是，如景物的精心刻画。沈从文擅长描绘恬静和谐的自然环境，注重自然的刻画和以自然衬托天真人情之美。可以这样认为：沈从文小说里的世界往往是一个风景世界。沈从文小说里充溢着如诗如画的景致，那小桥流水、绿树红花乃至再普通不过的碎生活景象，无不给其小说氛围平添了一抹新鲜而又朴素的基调。以往小说的风景描写，常常只具有一定的辅助参考作用。而现代小说通常把风景描写作为叙述的一种目的。在《边城》里，沈从文笔下有许许多多奇妙的风景：青山绿水，苍翠竹林，鸟儿啼鸣，普通而质朴的河街等。这些风景随着翠翠与爷爷等人的人生故事，逐一呈现给读者。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撇开其人物角色不谈，风景仍然是完整而和谐的，如画一般，甚至能独自成为一种文化积淀的印记。人物反而成了笔下风景的装饰。沈从文小说摒弃传统小说情节结构形式，结构安排别出心裁，有一定开创性，显现风景画式结构。沈从文是个作家，也是个感性而严格的画家。雨后天晴、溪旁青青杨柳、菜园里菜蔬、深翠竹林中鸟鸣写意，那也是用颜色构成的和谐画面。事实上，透过对文本的细读，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沈从文一直在思索着怎样能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转化为读者感官所能感受到的事物，从而使读者能够与笔下人物共呼吸。他发现了以外在景物来启动自身，同时启动读者人生经验与审美体验，以达到某种审美快感，极大地提升了作品自身艺术

性与感染力。

（二）削弱主线，故事情节“散”

沈从文小说散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散”，即情节结构不强调“中心事件”，不注重“中心人物”的体现。比如《边城》“主线事件”应该是翠翠的爱情故事，“中心人物”应该是翠翠，但在作品中翠翠的爱情故事却很少有描写，翠翠和傩送只是分别相见了几次，相见的剧情、情景都未铺陈叙写，完全不是什么“中心事件”。文章中对于老船夫却有很多描写刻画，贯穿于整个剧情的展开，老船夫似乎更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长河》里写过好几个角色，桔子园的园主滕长顺，还有天天、老水手等，说他们是小说的主角很难判断，若就下笔角度与用心程度而言，应属老水手了，很明显他并不是什么主人公，只起到了串联整篇文章的效果。这是沈从文精湛文笔技艺的体现，冲淡了中心事件与人，使读者通过平凡而又常见的人与事，进行社会、历史的深层思考。

（三）现实和意象相互交织，互相映照，相互渗透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既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又包含了浪漫主义的情感，对现实的描绘不仅基于当前的状况，还必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同时也关注未来的世界，以及对过去的怀念和回忆。时间是一条自然而然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通道和主干，同时也是现实和想象相互映照的媒介。在《边城》的叙述中，无论是关于主人公翠翠成长背景和轨迹的描绘，还是对边城这一守护自然之美、传承传统之美和质朴之美的净土的描述，都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思索和感悟。在小说中，作家用“我”作为一个人，将自己的命运置于整个故事之中，以其特有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而深刻的叙事风格，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蕴含其中的时间意味和美好意象。

《边城》的叙事语态包括过去的回顾叙述、现在的同步叙述以及未来的预示叙述，它们分别对应着经历、生活和展望的不同时间维度。时间叙述的多样性是由于其方式和方向的不同而构建出来的。

二、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语言

叙事语言是叙述者达成叙述目的的工具，同时也是读者与叙述者之间互动的桥梁，它是小说叙述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30年代，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语言，而近年来，沈从文的研究者则开始关注其题材内容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沈从文小说的语言特色最能体现在他所运用的乡土语言，这种语言向人们展示了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沈从文的小说往往深深地融入了他自己的生活和情感，通过真实的描写方式展现了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如《边城》中所叙述

的湘西世界正是沈从文从小所熟知的环境，逼近生活的原生态。另外像《萧萧》等作品，给人一种质朴的乡土气息，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无论是叙述性语言还是描写性语言还是人物的语言，都散发着一种乡土气息。总的来说，沈从文叙事语言以现代汉语为基础融合了俗语、文言与外来语。从总体来看，其叙事语言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文字效应，意味着他借助小说带给读者们一种新奇的艺术感受。沈从文的艺术感悟力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是实现这种艺术效果的本源。

（一）俗语的运用

例如，在《我的小学教育》中，沈从文将湘西小学生打架前所说的挑衅粗话分为五种，这些庸俗的言语，体现出乡下孩子们放浪形骸的性格。再比如吊脚楼里妓女和客人之间的谈话，就完全可以说是粗俗下流、伤风败俗，然而正是这种直抒胸臆的文字，却显示出了小说里每个人的风貌，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言语，常常成为人们通过言语符号抒发自己心中真情实感的途径，它以粗俗的言语为有效的发泄手段，突出了不同角色对人生最为真切的感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潜意识里，积极使用了这种语言。他在《从文自传》里说了文中所提及的那些低俗的话，给它以许多人生的启迪，也给小说中的人物另添色彩。与此同时，沈从文也有一个能言善辩的好友，因为这个好友善于讲粗话而对他有比较大的影响，让他学习到别具一格的比喻来充实沈从文的俗语。

（二）多种修辞手法并用

沈从文为达到抒发自我主观情绪之目的，在小说语言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常把比喻，比拟，排比，象征等各种修辞手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比喻是沈从文长篇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修辞手法之一，他始终就地取材地选取湘西人熟悉的东西作为喻体，虽然朴实无华却不失风趣，例如，把男人比喻为健壮漂亮的雄狮和驯服的小羊，将年轻人的心地善良以洁白无瑕的鸽子羽毛做比，以箭比作船，突出船划的飞快。

借助于比拟，使人物性格鲜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边城》中，水对于翠翠而言是迟疑的标志，对于顺顺的两个儿子而言则是人生的标志，白塔象征最纯朴的人性，其坍塌意味着美好民族品德荡然无存，而白塔重建代表了沈从文重塑美好人性之期待。《夫妇》里的野花和青年夫妇们的举动本身就象征着湘西人民所推崇的原始生命力。

（三）行文干练

一般情况下，叙述性的语言常常对故事的起因、时间、地点、人物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概括。沈从文的小说以其朴素简单、含蓄内敛、精短凝练的语句

著称，这些语句虽然短小，但却蕴含深刻的意义，让人感受到一种平静淡定、不动声色的氛围，这种语言风格让整部小说达到了真实、平静的审美效果。沈从文的小说大多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其主要采用写实手法来描述事件，真实记录了沈从文的成长经历及其情感体验。

《棉鞋》描写了沈从文在北京和上海时最为贫困、生活陷入低谷的真实情况，让他永远铭记努力的重要性。沈从文的写实小说经典作品《石子船·后传》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令人深刻，因为沈从文一家人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甚至无法保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种情况甚至连累了老母亲，让人感到十分心酸。

沈从文一直坚持将生活作为他的灵感来源和写作素材的宝库，并且创作更贴近现实普通人生活形态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开笔就不断追求的文学目标。在他的观念中，平凡的人和家庭中发生的琐事才是真正的主题，因此他不会夸大也不会刻意修饰，直接以真实的方式呈现。优秀的小说并不在于完全还原真实，而在于能够创造一个没有明确结局的世界。只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结局是否幸福并不是必需的，也可能出现主角被折磨而不是惨死。作品完美地展现了沈从文的思考风格，散发着真实却又残酷的生活气息，彰显出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和热爱。小说中平铺直叙，流畅直率的叙述口吻非但没有使文字变得寒冷无情，相反却使它的真实色彩更浓。

三、沈从文小说叙事形态特征

（一）形“散”的纪实写法

沈从文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无论他身在何处，他都十分怀念童年时期所居住的故乡“经常住在那小城带给我的感觉中”。他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写法，就像把自己的切身感受、主观感受表现出来一样。早期军旅小说如《入伍后》《我的教育》《在别一个国度里》都是透过“我”这个角度来“真实”描述军队生活中的种种；乡土小说《船上岸上》描写了“我”和满叔远赴京途中的见闻；《雪》描写了“我”来到乡下叔远家里，体会叔远母亲贤淑善良的一面；《棉鞋》写出了“我”被歧视于北京香山图书馆的处境，更是一篇纪实性质的散文。

（二）结构松散，随笔化带来情感的抒发

沈从文的小说在和同类型文体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其作品显然是过于随笔化的。确实，沈从文的小说结构松散，故事的主线较弱，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又会将生活周遭、民间异志、民俗风貌、自然风光等融入其中，写作风格飘忽随性。《船上岸上》课文细致入微地写到两岸风光民俗、码头产品品种、月光下划小划子的叫卖声、叫卖梨花生的老太太等等，叙述得像散文。《雨

后》仅仅是把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之间调情、对话的细节刻画墓下，小说以含蓄地情感表达、直抒胸臆的动作表现勾画出了一个大胆而火热的男女之间的约会场景。

四、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角度

作者受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作家的影响，沈从文在作品中大胆的运用第一人称，以“我”为视角进行发散叙事。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主角讲故事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主人公”类型。如《船上岸上》，作者以“我”的生存感知为原点向周边散开，结构自由洒脱，主抒情畅怀，《船上岸上》是作者追怀故乡之作，小说追忆当年离家同行时的好友叔远，但采取的角度却是“我”的所见所闻，使得《船上岸上》犹如一种描绘湘西风物人情的地方志。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进一步加深了感情氛围，让文字带有了更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完成了散文化的艺术追求。二是“目击者”类型。比如《劫余残稿》里的“我”不过是个城里人到农村去，“我”则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讲述别人嘴里知道的桥修与冬生之间的故事。这一叙事角度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经过目击者感知折光而赋予故事人物与事件以主观色彩。其实，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纯粹地讲故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纯客观叙事注重人物外部行为或外部形象的描写，也注意人物的视点。沈从文小说中的纯客观叙事使得小说营造了一种情感氛围，充满清淡而缥缈的意境。

五、结语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依托于五四期间现代小说的大框架，融合了散文、现代小说以及诗歌，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叙述、人物描写和场景描写等笔法展现了各自的特点，整体效果上呈现出散文般的艺术审美效果，这使得他在众多文学创作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家，同时也是他与其他文学家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这使得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深入剖析和解读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风格和功能，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内心深处蕴藏着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语言表述中得以充分彰显，展现出简洁、朴实、内涵与语言完美融合的文学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凌宇.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D].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31-144.
- [2] 潘君茹. 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模式——重读经典文学《边城》[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9, (12): 176-177.
- [3] 万魏. 沈从文湘西叙述的时空特征分析[J]. 青年文学家, 2021, (15): 103-104.

作者简介：张影（1991-），郑州商学院，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本科，助教，中国语言文学。